



魔鬼集团

黑达·琴纳著

魔 鬼 集 团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黑达·季纳著

林 尔 康 叶 逢 植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9

Hedda Zinner
Der Teufelskreis

本書根據 Henschelverlag Berlin 1953年版本譯出

魔 鬼 集 团

原 著 者 〔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黑達·琴納
翻 譯 者 林 尔 康 叶 逢 植

*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證出094号

上海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 9/16 字数：107,000

1960年4月第1版

196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册

统一书号：10078·1519

定价：(九)0.50元

內 容 提 要

这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当代进步作家、国家奖金获得者黑达·琴納的一个历史剧。德国早已把它搬上了银幕。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希特勒法西斯縱火焚燒国会大厦，嫁禍德国共产党，声称这是共产党暴动的信号。立即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并誣告当时流亡在德国的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等人为縱火犯。

季米特洛夫在来比錫法院的法庭上，用事实批駁了法西斯匪帮的偽証，粉碎了他們的阴谋。使“国会縱火案”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作者在这个剧本里成功地塑造了国际无产阶级战士季米特洛夫的英雄形象，并用无情的笔触勾勒出了法西斯匪徒的丑恶嘴臉。

目前在西德，法西斯主义的羽毛日見丰满，某些納粹头子在西德政府中身居要职。人們不能不警惕这一切。今天我們介紹这个剧本，其现实意义也就在这几。

人 物

- 威廉·吕林——社会民主党国会议员
瑪尔塔——他的妻子
保尔——他的儿子，精密仪器工人
海尔塔·林格——女记者
海因茨·許尔曼——电气安装工人
弗朗兹·鮑姆——泥水工人
泰奥·諾伊鮑——共产党国会议员
华尔特·罗特施托克——五金工人
古斯塔夫·察霍夫——木工
彼得·維勒——学徒
貝恩哈特·罗斯勒——图书馆管理员
阿尔伯特·迈耶海姆——医生
胡根伯克樞密顧問——德国民族主义党领袖
恩斯特·奥伯夫倫博士——德国民族主义党国会议员
来因霍特·提許道夫——莱茵区的大工业家
封·柯特立茲男爵——地主
威廉·本格博士——最高法院院长
海特薇希——他的妻子
魏尔納博士——最高法院檢察長
帕立西烏司博士——最高法院檢察官

肯德司博士——最高法院参事

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

恩斯特·陶格勒

馬里努斯·万·德·卢貝

} 国会大厦縱火案的被告

泰歇特博士

索伊費特博士

薩克博士

} 律師

刑事参事赫勒尔

海尔默

辛策

潘克宁

勒伯曼

格拉韦

海尔曼·戈林

} 檢察署的証人

海尔朵夫伯爵——希特勒冲锋队大队长

恩斯特·罗姆——希特勒冲锋队参谋长

卡尔·恩斯特——希特勒冲锋队中队长

桑德斯——希特勒冲锋队分队长

維伯斯台特——国社党国会党团采访组长

德洛歇博士——《民族观察报》记者

汉斯約克——希特勒冲锋队小队队长

茵格丽——他的女友

吉塔——娼妇

赫歇尔·斯坦斯奈德，別号：哈奴森——“千里眼”

他的秘書

吉娜·托蒂——小歌剧女演员

此外还有：本格家的侍女 一个年紀較大的法警 两个希特勒冲锋队輔助警察 两个法庭譯員 一个广播員，警察，法庭工作人員，希特勒冲锋队隊員和党卫队隊員，保安監禁犯，审判旁听人員。

各 場 地 点

第一幕

第一場 哈奴森住宅

第二場 街头

第三場 吕林家的臥室

第二幕

第四場 冲锋队地下室

第五場 冲锋队队本部

第三幕

第六場 海尔塔的房間

第七場 <民族观察报>社走廊

第八場 最高法院

第四幕

第九場 来比錫監獄

第十場 最高法院

第五幕

第十一場 本格的工作室

第十二場 最高法院

第十三場 集中营的营房

第十四場 最高法院

第一幕

第一場

“千里眼”艾利克·揚·哈奴森的住宅。

这住宅有着豪华与頹廢相混合的情調。台上看到的是通向“玄秘沙龙”去的前厅。后面的双开門和門帘都打开着，可以从这儿望見里面。前面左边有一扇拉門，通向餐室；右边是一扇比較小些的拉門，通向吸烟室。后面一个角落里有一只高的壁爐，壁爐前放着一張矮小的沙发，几乎全給一尊表現派的兽类大塑象和一些名貴植物的裝飾遮住了。

幕启时，前厅是空的。从餐室和吸烟室那儿傳來談笑声；听得出有人已經微醉。在“玄秘沙龙”里，可以看見一些已經就座的人的輪廓；其他一些人正要入座或是还站在那儿聊天。好些客人穿着希特勒党卫队和冲锋队的制服。

一个侍者帶了各种酒从餐室里出来，走到吸烟室去招待客人。有个客人手里拿着餐巾出来了一会儿，看清楚“玄秘沙龙”里的“預言会”还未开始，就又回轉身去。

当茵格丽（她是一个丰满的金发女郎）跟汉斯約克（一个冲锋队的小队长）从餐室里走出来的时候，另外一个侍者帶着雪茄和紙烟从吸烟室出来，打他們身旁經過，給他們敬烟。汉斯約克拿了一

支紙烟，茵格丽謝絕。侍者点完火后，急忙走到餐室里去。

汉斯約克（对侍者）謝謝。

茵格丽（对玄秘沙龙望了一眼）我还从来没有参加过预言会呢。我簡直感到害怕。一个人失去了自己的意志，想必是很恐怖的。

汉斯約克 为什么恐怖？正相反。如果有一个更高的意志在那儿，人就很愿意站到隶属的地位上去。对嗎？

茵格丽 假如您这么說，那当然沒有問題了。

汉斯約克 这跟在恋爱上的情形完全一样。

茵格丽 啊，对了！……

汉斯約克（他們一面走向玄秘沙龙，一面說）意志坚强的男子和他所眷恋着的女子——

〔冲锋队中队长卡尔·恩斯特从吸烟室出来，等那两人下场以后，带着找寻东西的神色朝四周一望，然后匆匆走向壁爐，倒在小沙发里。他在那儿翻开一张报纸，为的是装着一有事在做，这点人們猜想得出的成分比看到的成分多。

几位客人从餐室出来，走向玄秘沙龙里去。随后，封·柯特立茲男爵，一个不讲究社交礼节的、魁梧的德国东部容克地主，和来因霍特·提許道夫先生，萊茵区的大工业家，两人上场。柯特立茲并未喝醉，但說話声音很大，显出兴高采烈的样子。

柯特立茲 唉！您就别跟我提您的什么经济困难吧！您以为我們就沒有？咱們大家都有困难。您那方面是煤，我这方面是萝卜。还不是半斤八两？亲爱的提許道夫。

提許道夫 普遍的經濟危机——

柯特立茲 謝謝您別再提了！我已經不能再听这几个字眼了。实在叫人作嘔！經濟危机！經濟危机！倒好象偏要我們勞地主負責似的。亏您想得到！真是可笑。難道是我們制造出来的嗎？噫？

提許道夫 誰这样說來着，柯特立茲？

柯特立茲 全是胡說！正是因为生产得太多了。應該象我的邻舍，楊奴曉尔老头那样做：讓一半田地荒着不耕种。这样产品价格自然就上漲了。

提許道夫 你們到底还有“东賑”，^①可是我們跟那些“荒着”的煤堆，我們——

柯特立茲 把工厂停下来，把工人赶出去，听候老天爷的安排，这才是唯一现实理智的办法，亲爱的提許道夫。我告訴您吧。（打嘔）对了，那个真精彩，那个——叫什么名字來着？——意大利餛飩，是不是？

提許道夫 可我还是要說，沒那么简单——

柯特立茲 可是咱們得承認，这人很能干，这位 赫歇尔先生……对不起，我說錯了，是……哈奴森先生。

提許道夫 噓！

柯特立茲 行了，咱們的主人，这儿的主人，就算叫他做艾利克·揚·哈奴森吧。正是，这点咱們得承認。（滿意地打

① Osthilfe，这是容克地主在一九三〇年以“援助东部灾区”为名借以自肥的一项阴谋活动。

噶)可是犹太人总归是犹太人!

提許道夫 別說得那么响,柯特立茲,人家会听見的。

柯特立茲 听見了又怎样!我生性直爽,心里怎么想,嘴里就怎么说。一个道地的农民。

提許道夫 有着四千多摩根^①的田产。

柯特立茲 是呀,有着四千多样麻烦。(响亮地大笑)您瞧,甚至还押韵呢——可見是真的!(更响)又来了!不——这种事情!可是不管怎样,犹太人非滚蛋不可。这样才能开始。

提許道夫 也不一定要在今天、在此地呀!这位了不起的哈奴森……

柯特立茲 然后把工人整顿起来——你们城里人太放任他们了。你们给了他们这些人太多的自由。在我们那儿:“怎么,你不愿意?”(一面下场一面说)屁股后面一脚,他就把臭嘴闭上了。——真是!

(从吸烟室里出来三个人:退伍少校維伯斯台特,国家社会党国会党团的采访组长,穿着便服,但一看便知是个旧普鲁士军官;德洛歇博士,也穿着便服,是《民族观察报》的记者和撰稿人;在他们之间是吉娜·托蒂,打扮得很妖艳,平日装束也象是个小歌剧的明星。

維伯斯台特 人格担保,夫人,我根本不是在恭维您。我已经看过好些人演玛丽这个角色了,可是您演的——是呀,这

① 田地的单位面积名称。

才是真实的、热情的，这才够味呵！

德洛歇（笑着）維伯斯台特少校的恭維話——請原諒，全是實話——富有活力，對嗎，吉娜？優良的、老牌的普魯士軍官派頭：在每個生活環境里都是個奉承女子的豪俠。——可是我覺得，對這些外國的舞台玩意兒不該這樣——

吉娜 哪，您聽好。德洛歇！普魯士的小歌劇咱們還沒有哪。

〔呂林和海尔塔·林格從吸煙室出來。因為預言會還未開始，他們就坐下來吸完香煙。

那兒跟那位穿黑衣服的女士一起的先生是誰呀？人那么多，一點也認不清了。

維伯斯台特（輕聲）社會民主黨的一個國會議員。我不懂他來這兒干什么。

德洛歇 呂林？他是個干工會工作的好好先生。

吉娜 您認識那麼多人？

德洛歇 當記者——是呀。而維伯斯台特少校，當咱們國社黨採訪組長的，還有問題嗎？這是我們的職業所屬範圍。——可是您為什麼要問，吉娜？

吉娜 這人的腦袋很有意思；看起來寧可說是象個藝術家。您不覺得？

德洛歇 典型的阿尔卑斯山区的一种头盖骨形；只是长头发……

吉娜 去您的，別說您的動物學了！您看著我的時候，也是馬上想到頭蓋骨形嗎？

德洛歇 在您身上別的形式特征更為明顯，親愛的吉娜。

吉娜（笑着挽維伯斯台特的膀子）来吧，少校——否則他最后会說得更露骨了。——

（他們大笑着走进沙龙。現在观众可以听清桌子旁边的談話了。——威廉·吕林是个知識分子化了的过去的印刷工人。头发灰白，脑袋象艺术家，可是很清楚地讓人看得出他有小資产階級优裕生活的特征。海尔塔·林格穿着非常朴素的黑色晚礼服，头发象男人一样剪短，她是烏尔斯坦报館的記者。

吕林 为什么？——为什么我不該来，林格小姐？您瞧，这儿不是有着各种职业和世界观的人来嗎？——何况我也可以問您同样的問題。这儿是中立地点。

海尔塔 唉，我……我是到处都去的。这是我当記者的关系。此外，对这个……这种病态，我特別有兴趣。我指的是一切形形色色的神怪的胡言乱語，象这位主人所耍的把戏。千里眼、玄学家、催眠术家和算命的，这一切，都是咱們这个时代特有的。——可是您呢？……

吕林 为什么我就不能也对这感到兴趣？

海尔塔 您……唔，我認为您所感到兴趣的應該完全是另外一些事情。

吕林（被击中要害）林格小姐？……

海尔塔 是啊，請您原諒。——可是当我看到这一切是这样……連在这儿也如此……（非常激动）是啊，难道您什么也沒有看出来么？一点也沒有？您的儿子保尔——

吕林（生气甚于驚訝）保尔跟您？——

海尔塔 我們已經有好久沒有碰过头了。可是他是看得清楚

的！他知道！——您以为，这一切能这样繼續下去嗎？

呂林 亲爱的林格小姐，請您別說了吧。这一切我不能再听下去了。我天天都听这些話。我也要安靜安靜呀。在这儿我不是国會議員，不是政治家，我是在社交場合。

海尔塔 不是好的社交場合。

呂林 可您也在啊。此外我要告訴您，亲爱的林格小姐，您跟象我的保尔那样的人把一切事情都說得过分尖銳。使矛盾更为加深！——目前还没有任何损失呀。

海尔塔 （怀疑地对他凝視）您这話是当真說的？我相信您是生活在月球上。

呂林 （倔强地）很可能。（而后試着用玩笑的口吻說）可是您不会把我从月球上接下来。（因为听见罗姆的声音从餐室里傳出来，他抬起头来看）来。（他站起来）我不想在这儿遇見这个罗姆。何况他又喝了酒。

海尔塔 （在跟他走进沙龙去时說）是呀，誰要到社交場合来，有时就会在这里面送掉性命，亲爱的呂林先生……

（罗姆上尉从餐室里出来，他穿着冲锋队中队长的制服，胖得发肿，可是举止莽撞，用嘶哑而尖厉的声音說着話，滿口酒味。跟他在一起的是馬里努斯·万·德·卢貝。他这时还一点也沒有后来現出的那种衰弱的样子。他是一个矮胖的、結实的年輕无产者（建筑工人），显然有人送給他一套“好服装”。他的一切表現都是很自发性的。思想很簡單，說話（帶着一点荷兰腔調）常用陈詞濫調。

罗姆 吃了这样一頓美味的晚飯之后参加預言会？（他勾住万·德·卢貝）不，馬里努斯，一个老軍人受不了。况且又

沒有咖啡。

卢貝 預言会之后才有。

罗姆 野蛮。我受不了。我以前在波利維亞，里努斯！^① 沒有咖啡——不行，我的身体受不了。

卢貝 （掙脫他）你得留点神呀。

罗姆 你說什么，里努斯？我得留神？你，你对我一点也不亲热。你整晚都对我亲不亲热。——嗨，你有什么打算？

卢貝 我会有什么打算呢？你是知道的呀。

罗姆 告訴我，里努斯！你得告訴我。——（突然进攻似地注視着，虽然是已經喝醉了）为什么乔治要你跟他在一块？

卢貝 貝尔博士沒有告訴我，为什么他要我跟海尔朵夫伯爵……

罗姆 里努斯，你是小孩子。有着一头十分可爱的乱发的天真的安琪儿。只是脑袋里面什么也沒有。你这只笨狗！小子，你知不知道把你这样的人介紹給海尔朵夫認識，意味着什么？

卢貝 不知道。

罗姆 是啊，你怎么会知道这种事呢！注意，里努斯，这个伯爵，这个海尔朵夫——

卢貝 輕一些。

罗姆 为什么要輕一些？我們不久就要在任何地方都大声說話了！只要我們获得了权力。权力！你知道什么叫做权

① 即馬里努斯。

力嗎？到处发号施令，馬里努斯。小子，你体会得到嗎？

卢貝（热烈地）是的，我体会得到：权力是一切！

罗姆 你体会得到？讓我拥抱你……（因为卢貝避开他）你怎么啦？你不亲热，里努斯，一点也不……

卢貝 可不能在这儿这样亲热呀。

罗姆 而且你愚蠢。因为我会有权力的——

卢貝（拖他走）来，他們开始了。

罗姆 許多权力，里努斯……比伯爵的权力还要大……我們这些老战士……

（两人打哈奴森的秘書跟前走过，进入沙龙。哈奴森的秘書正在彬彬有礼地拍拍手，先向吸烟室，后向餐室喊話。

秘書 夫人先生們，請进来吧。預言会几分鐘后就要开始了。大师已經在聚神了。

（其余的客人由秘書陪同进入玄秘沙龙。拉門关了起来。这时还有两位客人出来：一位是胡根伯克樞密顧問，另一位是德国民族主义党的国會議員奥伯夫倫博士。胡根伯克身材矮小，穿得有点土里土气，肚子大大的。他外表忠厚，实则很精明狡猾，加上他有白头发表白胡須，因此被人非常恰当地取了个綽号：“白狐狸”。

（奥伯夫倫肩膀很寬，身材几乎可說是粗笨龐大的，秃頂脑袋，然而很講究礼节，仪表端正，人比他外表来得聰明；人們几乎以为他是个地位很高的福音派傳教士。他們两人几乎輕得象耳語似地說着話。

奥伯夫倫 您沒有注意到这个罗姆上尉吃飯时說的話嗎？

胡根伯克 我耳朵並沒有聾，亲爱的奥伯夫倫。我也不是为了私人享受才到这儿来的，正跟您一样。——等一下。

〔他走向餐室門口，看清里面已經沒有人了。他們是最后离开吸烟室的兩個人。〕

这儿也沒有人了。

奧伯夫倫 唔，您的意見呢？

胡根伯克 对这个狂妄自大的罗姆的空話？沒有意見。他說的不过是些无聊話罢了。

奧伯夫倫 樞密顧問先生，恐怕您是太高枕无忧了。这些人前头有花样呢。

胡根伯克 当然他們前头有花样，因为他們后面的支持者越来越少了。（为自己的“幽默”而发笑）上次选举时有些地方損失了百分之四十到五十的选票。我的朋友克虏伯和几个別的人不再在經濟上接济他們了，褐色統治在走下坡路了。

奧伯夫倫 （頑強地）这个罗姆显然想得不同。

胡根伯克 一个粗卤的、惹人討厭的傻瓜。而且喝醉了酒。

奧伯夫倫 正因为如此，我覺得他說的大話值得注意。他嘴里說的是別人的話。

胡根伯克 是呀，日子越来越艰难，冲锋队无賴在进行某些騷扰。

奧伯夫倫 不是！請您原諒我对罗姆的話所抱的坚持态度，樞密顧問先生。也許您沒有听清楚他的話。他說：“群众是咱們的。搞政治得跟群众打交道。几个部长席位封鎖不了冲锋队的前进道路。”——我認為，这样的話是够清楚的了。